

书经稗疏



書經稗疏卷四下

船山遺書六

衡陽王夫之撰

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臨事而申戒曰誓大誥之作蓋周師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於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故不揚文武之德不數武庚之罪不懸賞罰不戒進止朱子疑其詞緩不切不知此特爲誥後且有誓誓逸而誥存也先儒多以黜殷之舉爲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爲王在國播告之文耳竹書記成王二年迎周公於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

而譌也且竹書於四年正月記初朝於廟蓋謂三年滅殷
因以伐奄不克而歸四年夏始復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
之先成王兩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沖周公攝政凡
郊饗覲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里東征其敢令沖人嘗試
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實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凡再
其始以避相位而居維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之詩是也
罪人未得公歸無期故曰惓惓不歸其云行枚者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乃作鷓鴣之詩
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云秋大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
故東山之詩曰于今三年以其時則瓜苦在菓薪之上蓋

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爲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于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復攝政而後三叔以流言之不行疑怨益深始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是公復入相乃有黜殷之役而曰公相王將黜殷則黜殷者公行而未行從可知已公以三年歸相相乃以明年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而鄭箋亦云周公旣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其東行則於時武庚未叛詎先爲禍誥何以云越茲蠹且公席未安遽偕王而東是怒不旋踵挾王以急報其怨速取兵權以

自張而不顧國之未靖公其將如劉裕之伐慕容超耶況
大誥之作作於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云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云子翼以予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予
言朕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以也王命公以之實王以
也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躬行之辭也若多士所云朕來自
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之後而奄復叛時周公雖未歸
政而成王年益長國勢益安且奄以小寇無助其凶猷不
如殷孽三監之搖動天下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
大勳已著於東征則向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
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

民於雒而營雒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之始終慙然可攷者也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與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者同爲一事次書者先多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之餘其次序自不可泥孔氏死守僅存之編次乃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其爲疎謬班然可曉而蔡氏信之亦同於鹵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詞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甯幹止

今尙之尙庶幾也乃尙之尙猶也

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

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則成王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黜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爲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於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嘗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黜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於詩書者甚爲著明史記古史邵子皇極經世皆可佐證而蔡仲之命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亦見致辟者公位冢宰之後奉命以行矣至於費誓序云徐夷並興東郊不開自別爲一事孔氏以合於踐奄之役其謬尤甚奄在今曲阜縣蓋卽魯之國都成王六年踐奄遷其君於薄姑今博興縣奄滅而後以其地封伯禽奄之未亡未有魯也祝

鮐之言曰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有魯而無奄明矣成王踐奄固因之而伐淮夷奄滅而淮夷未滅奄非夷夷非奄也奄在曲阜淮夷則在淮北春秋稱淮夷病杞迨魯僖公世而尚有淮夷其非已滅之奄可知淮夷者濱淮北而處淮水自安東入海淮夷之地蓋在徐州之東沂莒之南海州贛榆日照之境故與膠密相近而病杞其去奄也有沂泗沂汶之隔凡數百里故魯公征之道出於費因誓於費而序云東郊不開則夷在魯東而非卽奄較若指掌何孔氏之懵然不答耶費誓之役禮有明文曾子問所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是也則是周

公既薨伯禽服喪徐淮交侵因往禦之其與成王踐奄相
去十六七年必不可扭合爲一元吳澄不通書以說禮而
謂伯禽居武王之喪不知周公東歸之時武王之喪已除
而記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則成王初年伯禽尙在宗
周安得遽卽魯而稱公且使武王之服未除則成王周公
之黜殷伐奄皆不避金革老聃孔子當稱成王有爲爲之
胡爲其但言魯公乎則澄之孤陋昏迷爲塾師而不足者
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要以終舉周公之相業
而立言之旨非以紀事則櫟括成文實則相武伐紂相成
伐奄陳師凱乃云武王亦嘗伐奄而謂奄凡三叛周凡三

伐則不達孟子之文而顯背武成一戎衣偃武修文之義
宋元之世所謂儒者大抵如是世遷人降固不足論也今
詳攷經傳折衷事理則周公奉王命而東征三監在居東
既歸之明年以王命大誥於宗周而後行公奉成王征奄
在營維之前一年還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營維已訖周
公至維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喪未除淮夷徐
戎並興伯禽征之而作費誓奄唯一叛在殷亡之後成王
凡一伐奄而卽滅之費誓之歲去大誥之歲十八年去伐
奄之歲十六年先後較若列眉伐奄王自行黜殷周公行
征徐戎則周公薨而伯禽行亦顯然其無可混也

小腆 孔傳云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則腆腆亦爲不足之
詞說文云膳腆腆多也則古有腆腆之語蓋謂瑣屑猥多
如殽饌之繁也春秋傳言不腆皆謂不能多有而蔡氏曰
腆厚也則失其義矣凡幣言不腆尙可釋爲不厚賦言不
厚則車徒亦何以爲厚耶況此言小腆明爲猥瑣羣聚之
詞若武庚之黨而能厚則少康之一成一旅矣矧小厚相
連以爲詞又其不成文理者乎

考翼 考父也翼猶輔也謂父之輔翼舊人也前云考翼
不可征成王斥指武王之舊臣而言也後云考翼其肯曰
予有後者謂弗有堂播者父之亞旅也言考者父已歿之

稱蔡氏謂父老敬事者不但不達於下舊人之說且呼他
父老爲考尤所不可蓋東征之役決於往者唯周公而武
王之舊臣皆不與公同心故昔之流言舉國不能爲公辨
至此爲天變所警二叔之惡已不可揜雖能釋疑於公而
終執已見以與公相異同倡爲不可征之論以搖邦君庶
士之心故公就其所挾以武王之輔翼自居而以義折之
也所以然者湯放桀於南巢之後終不殄桀之裔故武王
亦封武庚於故殷武王之舊臣泥於夏商之已事執武庚
爲先王所建不可用兵之說以陰爲管蔡地而公之黜殷
以非常人成非常事卽在二公亦未免爲舊人之言而猶

豫且遲回於天命人心之不易故公亦不復與諸考翼爭是非但就大誥邦君御事之中指搖惑之所繇興而以棄基之說盡底裏以警告之言使我棄基則今日之阻我征者他日又將責我矣乃以始終執其邪說之必然而誚之而民養勸弗救之言變考翼而言民養則正以君臣之分義使不敢公爲異同而以勸弗救之言備責而深警之民養也考翼也均爲武王之舊臣而或尊之或賤之則以義類相從而異其稱舊註有未悉也

微子之命

微子

微子在殷故封於東平之微而爵爲子商書所謂

詔王子出迪者乃出卽所封之國也蓋當紂之初年微子
雖受封於微而猶居於商邑爲商貴戚之卿紂惡旣稔不
安於廷乃就國於微以絕嫌疑而紂亦無庸其妒媚泰誓
曰剝喪元良者猶喪欲速貧之喪言其失位於王廷也殷
爵三等曰侯曰伯曰子始終稱子則微子固未嘗失爵林
氏所謂遜於荒野者謬已且史稱微子抱祭器以歸周林
氏旣信其然矣使遜於荒野則歸周之前將委祭器於草
莽而懷寶以處曠野不但理所不可而抑有攘竊之憂矣
則微子初之出迪自退處於其國迨武王克商諸侯咸賓
而微子亦至時武庚尙守殷祧則微子於周初亦仍國於

微而未改也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避處東平亦何從抱之歸周哉伐紂之師不按微境諸侯之歸周者不但微子又何面縛銜璧如逢伯之云耶況其面縛牽羊語自相悖有如楊用修四手之笑者乎紂雖亡而微子之侯封如故武庚未黜而微子之於微也自如東征已克殷祀再墮微子乃繇殷之子而進爵爲周之公自東平之微而徙國於睢陽之宋吳澄之說蓋亦近是特其所謂卽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爲上公則讀樂記不審之過也蓋樂記所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者非微子也實武庚也宋去朝歌不三百里固在殷千里之畿內武王伐紂旣分殷

畿北邶南鄘而東衛武庚留千里之圻降而就百里之侯服而妹土已分三叔則武庚之封非宋而何武庚以宋而爲殷後微子自守東平迨武庚滅而後成王以武庚之地改封微子自子而進爵爲公故曰建爾於上公自微而遷於宋故曰尹茲東夏經文自明無容疑矣古史記武王禮微子使復其所者復之於微也又曰更封微子於宋者明其前之未國於宋也蘇氏之紀較爲正也若書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當以人紀不當以爵紀言爵則嫌於後之嗣爲宋公者言人則繇是而位上公尹東夏其爲宋公易知也康誥之不言衛誥蔡

仲之命不言蔡侯之命其義一也其後終稱微子而不以諡顯則周公制諡法之始不必人皆得諡而猶以故號示別於康叔魯公蔡仲曹叔皆無諡也丁公而後諡始徧矣史冊之言微子者多沒其實而微子之仁亦隱故爲攷其初始如此

康誥

乃淇大誥治 康誥簡首四十八字宋儒以爲非康誥之文用破漢儒公攝稱王之疑是已但以爲在雒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則亦非是雒誥乃周公告卜之書始終皆公與王酬答之辭與周公咸勤淇大誥治之文爲不相屬勤